

家乡的中秋童谣

陈汝雄

垫好,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席地赏月。大人们坐着聊天,畅谈一年的好收成,或家长里短地闲聊;我们小孩子们则不停地任性玩耍,玩累了就或躺或坐在草席上,仰天长望,望着一轮圆月,从十公里开外的远方山顶上冉冉升起,月光皎洁,照耀大地,照在我们这块辽阔肥沃的盆地。中秋之夜那明亮的柔和月光伴着习习的凉爽秋风,让人感到无比惬意,每家每户男女老少团聚在晒谷场的草席上,分享着这简单的幸福和充满亲情的快乐时光。

我们望着天上的圆月,一边吃着月饼和柚子等,一边说说笑笑,东拉西扯,此时,听到有位年纪稍大些的女孩起头念起了家乡的客家童谣:“月光光,照地堂。地堂暗,跌下坎……”我们高兴的跟

着念了起来,念到后面有的小伙伴不熟,或念错,或断句子了,身旁的大人会及时提醒,或接上后面的句子念下去,小孩们也自然跟随着念下去,那温馨祥和、其乐融融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小伙伴们还在不停地念着别的童谣,或教着更小的弟妹们在念。我念累了,索性躺平在草席上,凝望着满天星空,望着又大又圆又亮的月亮出神发呆,幼小的心里泛起无限的遐想,总以为,远山上的月亮那么圆那么美,远山外面的世界该是更美吧?

儿时的中秋总是在无忧无虑、纯真快乐中度过,那简单的快乐很容易得到满足,而对月宫的好奇,对月光照耀下远山外面世界的向往,却一直伴随着自己

的整个童年。

自从长大离开家乡来到茂名读书工作生活后,我早已把茂名当成了第二故乡,四十多年来虽在清明或春节常回家乡,却未曾再在家乡过过中秋。月是故乡明,这种情愫一直怀揣在我心里,儿时家乡的月亮也总装在心底。可时光流转,岁月流逝,而今物是人非,当年在晒谷场上赏月的那些大人们都已经作古了,当年的小伙伴们也渐渐步入了老年,且难得相见。身在异乡的我,每年中秋佳节来临,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家乡的明月,想起家乡那首永驻心底的客家童谣,在“天涯共此时”之际,只能用生疏了的家乡客家话在心里默默地一遍遍念叨:“月光光,照地堂,地堂暗,跌下坎……”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

(之五)

许向东

南中在打铁街尾,开办才十年。学校大门口向南,种有两棵大榕树。校舍呈棋盘型,四周是教室和学生宿舍,中间四栋建筑物,三栋平房是教室和教师住宅,一座原是专门供奉邓、江、许、陈、周、张六姓风水神位,后改为校长主任室和图书室的两层楼建筑。民国初年兴建南中,因校董事会成员大多是六姓人士,南中选址便顺理成章选择此地。六姓神位依旧供奉在此,但楼上的厢房分别改作校长室和教导主任的住房和办公室,一楼则用作图书室。学校新建筑风格以中式古典为主,略带一些西洋风格。学校东面有个叫观音塘的大水塘,据说寓意墨池,利于学生专心读书,获取功名。西面校舍外种有三排凤凰树,再往下是一个广阔的大操场。操场下去不远处是白沙河。

那天与张耀垣商议取得共识后,第二天一早,深眼梁找他的两个得力手下正副教导主任梁传文、梁一峰如此这般地布置一番。

梁传文和梁一峰一高一矮,都是本区兰石乡人,出身大地主书香世家,在高郡学堂读过几年。转换民国,长时间找不到去处。深眼梁当南中校长,就将他们二人揽于手下,后聘为正副教导主任。二人自然对深眼梁感恩不尽,言听计从,成为深眼梁治校的哼哈二将。深眼梁要在学校实施什么计划或整治哪些个不听话不顺意的老师和学生,往往都授意给他们,由他们出面。于是二人也就成为深眼梁的打手。当然即使他们做了一些犯规矩不地道的事,深眼梁也会睁一眼闭一眼,袒护包庇。他们也就狐假虎威,为所欲为。因此,一般老师和学生对他们自是敢怒不敢言。前段,风闻校内一些老师到县城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两人又是在教务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训斥,又是个别谈话警告,让老师们要“小心自己的饭碗”。一些学生在宿舍看一些进步书刊,被他们发现了,把书刊没收了不算,还责令这些学生在早操大会上检讨,警告要开除学籍,“下不为例!”因此,师生们对此二人又恨又怕。

尤其是那个梁传文,他最瞧不起家庭贫穷的学生。一些穷学生因为无法交米钱在食堂开饭,带一些番薯咸菜之类来校内煮食,被梁传文发现,他用其乡下的黎话(即海话)破口大骂,用他的文明棍将学生的盘钵打烂,还对学生进行体罚甚至打几个耳光。他在大会上训斥学生:“若连在食堂开饭的钱都没有,就不要来南中来读书”!曾经有学生偷偷地在在校内告示栏上贴出讽刺梁传文的打油诗字贴,梁传文见到,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大发雷霆,咆哮:“如果查出来,我要摸他的骨头!”。因为贴字条的学生始终查不出来,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对梁深眼的布置,梁传文和梁一峰自是没有二话。

翌日早上,茂南中学上课钟声响后,朱也赤和杨绍栋来到茂南中学会见梁深远。刘竹虎则到造腾和阮博去联络知识青年,调查乡村情况。

朱杨二人来到学校大门口传达室,由校役向校长通报过姓名后,深眼梁领着教导主任迎了出来:“不知朱主委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你们教务繁忙,无须客套。”朱也赤道。

“虽然一直不认识,但您学富五车,是本县有名才俊,在省立九中读书时就名声在外。您的名字鄙人早已如雷贯耳。国民革命军收复南路,您就在县里担任要职,公务繁忙,今天特来学校看看。”“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其实深眼梁早就了然此事,却假装自己全然不知:“这太好了!这太好了!”他言不由衷地说。

(未完待续)

没有月饼的中秋节

毛勇强

孩提时代,由于家里十分拮据,中秋节能吃上一个“四头饼”“五头饼”的四分之一,也就心满意足了。参加工作以后,每年中秋节单位都分月饼、水果,也就不用自己操心了。因此,对中秋节,我从来很少像对春节那样有一种盼望、向往以至激情。

不过,倒也有一次例外,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那是在“接受再教育”期间的一个中秋,农场放假两天。由于回家有五十余公里,而且当时乘车十分不便,无奈只好在场里度中秋。农场因为内外交困,人不敷出,不可能发月饼、水果给大家。当时,我们的待遇是每人每月三十五斤大米指标,八元钱生活费,而且没有发到个人手上,只是划入场里的账户。因此,我们每月只好回家里要几元钱零用,往往是先使未来钱,常常是口袋如洗,身无分文,大家称为“带上黄金去做贼”。虽然有点偏激,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客观事实

中秋节之夜降临了,明亮的月光下,场里静悄悄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边闷闷不乐地“赏月”,边静静地想家,心里默默地祝福亲朋好友中秋节快乐。农场离圩镇有几公里,场里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文化娱乐室,简直是无处可去。苏轼曾经说过:“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饮。”但在这没有月饼的中秋夜,我只好早早睡觉了。但是,心里老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但见月光融融,透过窗口洒进来,使我很自然又想起了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更激起了思乡之情。到了九点多钟,月光更加皎洁,更加动人,我干脆翻身起床。这时,几个同病相怜的“战友”,自然而然地聚在了一起。一位老兄从床底下拿出了不知从哪里弄来(或许是偷来的)的芋头。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有的煲芋头,有的煮开水,我则从箱底拿出一撮珍藏已久的茶叶,泡了一壶茶。由于茶叶久存箱底,箱子里又有樟脑丸,所以冲出来的茶也带有异味。大家边吃芋头,边“品”茶,边赏月,还自我安慰一番,暂时忘却了烦恼。天南地北神吹海聊一通之后,月亮慢慢地隐退了,好似不忍心目睹人间这一幕似的。我们没有钟表,不过觉得已经深夜了,于是带着睡意“解散”了。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没有月饼的中秋之夜。

如今,没有月饼的中秋节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这些年,千家万户的月饼不仅十分丰富,而且不少人怕“上火”而对月饼敬而远之。从没有月饼到拥有各款月饼、再到不想吃月饼,这是社会的进步,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发展、前进的轨迹。中秋节再也不局限于吃饼、饮茶、赏月等“传统节目”,人们逛街、游公园、看电影或者到卡拉OK一展歌喉等等。与当年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不禁使我们这些“过来人”感慨万千: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令人心酸的往事已成为历史。



茂名印记

90年代的油城四路



油城四路是茂名中心城区从河西片区经永久桥进入河东片区的主干道。老照片是油城四路的东段,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这个路段比较繁华,道路两边有非机动车道,主车道车辆较多,路面已有破损。画面中的那种搭客的侧三轮摩托车当时茂名城区比较多,从河西汽车站搭客往河东,来回穿梭于油城路,后被有关部门整顿淘汰,从市民视线消失。

图/文 黄信涛

王乔松老师

陈冲

季》等等。

王老师自费订了一份《羊城晚报》,对每期的“花地”栏目,很是欣赏,他阅后就贴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供我们阅读。对好文章的精彩部分,王老师常常用红笔在下面划上浪线,写下赞语。课余饭后,我和同学们常常驻足报前,读得津津有味;对老师打了记号、写了赞语之处,更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爱不释手,喜不自禁,就像蜜蜂扑在花朵上采蜜,久不愿离开。有一天,我突发奇思、异想天开,什么时候我的文章也能发表在这里呢?

晚自习,王老师坐在讲坛上批改作业。每改到我习作时,常常把我唤到跟前,和颜悦色,亲切有加,从遣词造句到篇章结构的优缺,一一指出。此外,还写眉批、总评,详尽之至,认真至极,感人泪下!同时,对圈出的错别字,要求错一个纠正两行,抄在作文后;对标出的错病句,错一句要求纠正两遍,抄在作文后。我自然恭恭敬敬,一丝不苟,按老师的要求纠正于作文后。

教室后壁,有一块大黑板,黑板上方贴着几个剪纸红字“语文学习园地”。内容有改病句、划分句子成分、造句、组词、解释、填空,等等。王老师把这个园地的抄写任务交给我,我感到无上光荣,每周抄一黑板,兴致勃勃,整整一个学年,从未间断。在抄写中,我的语文基础知识也得到提高,小学升初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全班同学的整体语文成绩,也位列全公社前茅。

最使我难忘的是,有次深夜,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乔松老师响应党的号召,从文化经济繁华的珠三角,来到文化经济落后的粤西,再自动请缨到了更偏远落后的化州杨梅。

王乔松老师多才多艺,执教之余,喜欢弹琴、粤曲。晚饭后,特别是夏天,喜欢抱一把琴,在学校门前那开满火焰般花朵的凤凰树下,边弹边唱,自娱自乐。这在当时的乡村,实属新闻,更具浪漫!很快,王老师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体育活动中,成了当地篮球裁判。当年杨梅举行重大的篮球比赛,常见他戴一顶白色小布帽,操一口纯正的广州话,含着口哨,打着犯规或得分的手语,深得球员的信服和观众的好评。

非常幸运,我读小学六年级,王乔松正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王老师视我为得意门生,每次作文讲评,必拿我的习作在班上朗读,然后点评一番。我毕业离校后,听师弟妹们说,“逢作文讲评,王老师还时不时夸你的作文写得好、爱读书。”听罢,一种感激之情,一种被厚爱之情,暖遍心窝!

写好作文,除了熟读课文,还须多读课外书,但乡村小学没有图书馆。好在王老师藏书多,他给我提供了足够的课外读物,看完一本,又给一本,源源不断。记得在王老师任教的这一学年里,他给我提供了各类学生优秀作文选,还给我推荐了当年山药蛋派赵树理的作品,荷花淀派孙犁的作品,广东散文大家秦牧的作品。此外,还有《红嫂》《红岩》《青春之歌》《半夜鸡叫》《林海雪原》《香飘四